

# 甘蔗田

阿尔丰索著

英若誠譯

# 甘蔗田

(古巴) 巴格·阿尔丰索著

英 若 誠 譯

叶 君 健 校

本剧曾获古巴全国戏剧一等奖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Paco Alfonso

CANÁVRA

根据英文译稿转译

封面设计：張守义

甘 藤 田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中国工业出版社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586 字数52,000 印张8

开本787×1092 1/32 插页2

1962年3月北京第1版

196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500册 定价(4)0.33元

## 阿托埃依的忠实儿女

(代序)

《甘蔗田》是在中国发表的第一个古巴剧本。它有助于加强中古人民之间的友谊和联系，它有助于促进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件事本身，首先就值得庆贺。

《甘蔗田》是个好剧本。我们从中更清楚地看到了古巴人民的革命意志、斗争精神、百折不挠的韧性和毅力。

剧本交织着革命与反革命、正义与残暴、善与恶、美与丑的冲突。剧作者巴格·阿尔丰索说：“我的剧本表现了古巴人民斗争的萌芽，同时也宣告了古巴人民斗争的现状。”可是，我们从萌芽中看到了它的发展，从现状中预感到了它的未来。剧本生动地反映这个特定的时刻：到处激荡着革命的潜流，电在闪，雷在响，革命的大风暴就要到来了！

剧本虽然没有直接出现帝国主义者形象。但是，剧本的主要斗争锋芒自始至终针对着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从甘蔗里榨出来的糖不断地往美国送，我们送出去的不是甘蔗跟白糖，从这儿流到北边美国去的

是我們的血！”“血！这是弗蘿丽达在喊。她的父亲被庄园主謀杀了，他的血就流在甘蔗田里……她父亲的血变成了糖流到北边美国去了！”

剧本塑造了一系列动人的形象。正面人物：呼安·夸巴斯、費科、索列塔德、尼可、弗蘿丽达、胡斯地娜；反面人物菲里佩……通过这些动人形象，对奴才、走狗們加以无情的鞭撻；对革命人民的斗争，予以热情的歌颂。在这一系列动人形象中，塑造得最丰满、最有血肉、最最成功的，我以为首推索列塔德。索列塔德是个善良的、革命的女性。她有着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珍贵的性格——沒有半点奴顏媚骨的硬骨头。她立場坚定，嫉恶如仇。她的丈夫費科被捕了。地主的狗腿子收生婆列格拉企图去軟化她，并通过她去收买費科，說什么“只要費科让出那个工会，丢下他在庄园里搞的那一套，那路卡斯老爷就願意卖个人情，叫警备队把他放了。說不定还能再給他点活儿干呢！”她巍巍然站到列格拉面前，响亮地回答：“要是路卡斯派你来的，你現在就可以滾！这是个干净的、正派的地方。滾！”

她对农民出身的伪警备队员貝尼托·薩尔嘎多，直言不讳地狠狠地訓斥了他一頓。她質問：“你站在哪一边？你站在他們那一边！”一切东西都可以搶走，“可是有一件东西你搶不走，那是你跟那个路卡斯根本沒有的东西，那就是良心！”

哪个父母不爱他們的子女？特别是索列塔德。丈夫被反革命杀害了，留下了一儿一女。母子們相依为命，苦熬岁月。可是，当她听说儿子尼可要逃避斗争的时候，不由得怒打尼可一个巴掌。反动派“不但要餓死我們，还要餓死全古巴的农民！你父亲的意志就象那金絲楠木一样結实有力量，永远在为生命斗争……可是你呢，你象个烂果子一样从树上掉下来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不准你离开这儿！”

五百多年以前，古巴有个名叫阿托埃依的英雄。阿托埃依在战斗中受伤，被敌人——西班牙人俘虏了。在他临刑的时候，神甫对他說，“你这个印第安人，懺悔吧，免得入地獄。”阿托埃依問神甫，“天堂里可有西班牙人？”神甫說：“那当然有。”阿托埃依坚定地告訴神甫：“印第安人与西班牙人有不共戴天之仇，既然天堂里有着西班牙人，那么，我宁願入地獄，永远不懺悔！”

可敬的索列塔德，还有費科、呼安等等，在与民族民主敌人斗争中間，永不屈服，永不投降。宁願在斗争中死，也不願在屈服中生。他們是頂天立地的石柱，他們是阿托埃依的真正的子孙！

美終会战胜丑，善終会战胜恶，正义終会战胜殘暴，象古巴民族这样的民族，象古巴人民这样的人民，是任何貌似强大的反革命力量所吓不倒、压不服的！

菲里佩也是写得很成功的。剧作者把这个死心塌地

的坏奴才的丑恶灵魂，鞭辟得入木三分。

菲里佩不仅是身体殘廢，而且精神上早就腐烂；菲里佩不仅一双殘廢的腿被捆在搖椅上，而且他自願卖身投靠，把整个身子——从头顶到脚跟，同地主老爷捆在一起。他是这样一个可怜虫：“他一輩子除了自己的肚子誰也沒关心过。”

奴才有时比主子还要恶毒。他哀叹主子的过分“仁慈”，他对被压迫者、被剝削者起来进行斗争，怀着刻骨之恨。我們不妨听听这位奴才的“高論”吧：“我说过，早就該把費科跟那个黑人呼安·夸巴斯捆上，干掉，不能叫他們得了势！偏偏路卡斯老爷不听，……他媽的！路卡斯老爷早就該把草料吊得高高的，把牲口拴得低低的！不能叫那些臭工人那么得意！”

主子同奴才的关系总是这样的：当用得着他的时候，施舍一点殘羹剩飯；当他不起什么作用的时候，把他踢在一边。菲里佩的下場又何能例外？自己殘廢了，主子連看也不看他一眼；老婆被地主老爷占有了，自己在极端的孤寂中間，象一条年迈的老狗一样，默默地死去。……

剧本写到革命力量的暂时退却。但是，暂时退却并非意味着革命的失敗。而是集結力量，迎接新的更有成效的进攻。

甘蔗、土地……当它們掌握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們手里时，是压迫、剝削人民的工具；当它們归古巴民族

所有时，那就变成了人民生活的幸福之源。

过去，伴随着甘蔗汁流出的是痛苦，是泪水；现在，甘蔗汁恢复了它固有的性质——真正的甜味！

古巴全国第一届作家艺术家代表大会的一项决议中写道：古巴作家和艺术家象全国人民一样支持《哈瓦那宣言》，并努力“以自己的作品为争取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斗争”。我想：应该这样说，剧本《甘蔗田》在这个为争取更美好世界的斗争中，作出了光荣的贡献！

馬 铁 丁 1961年8月31日

## 致中国讀者

剧本不是为閱讀而写的，它要通过演員在舞台上的表演，才成为真正的生动活潑的戏剧。如果没有演員和导演創造性的劳动，剧本只不过是許多字句的堆砌，只不过是一种僵死的見諸文字的形式。不通过感情和人的形象来表现，剧本便不能表达它原来所應該表达的；成为向广大群众表达一定的意念的工具；成为表达人們最高尚的感情和理想的最好形式。戏剧是集体創造的艺术形式最好的代表，因为只有通过各种不同因素进行創造性的合作，才能把剧本原来的意图完善地表达出来。

为了使人們能更好地理解和欣賞一个剧作，必須在上演它之前作一番研究，借以判断它上演之后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因此，为了理解剧本的中心思想——这就是导演的工作——把剧本发表出来是一个积极的步驟，这可以使导演能够在舞台上創造出具体的人物形象和發揮舞台的表現力。

談到《甘蔗田》这个剧本，它經過了辛勤的翻譯并在中國发表出来，是有它特別重大的意义的。首先，这个剧

本加强了古巴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誼和联系。这两国人民虽然在爭取自由、和平与建設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結成了牢固而持久的友誼，但他們相互的了解还是不够的。为了人民之间的充分的了解，通过大使館、外交关系和相互协定等方式并不是唯一的办法，更好的办法还可以通过經年累月形成的亲切的形象的表演，如通过一个民族風俗习惯的表演，通过他們成員的心理特点的刻划，通过他們为了要达到自己的理想所作的牺牲的歌頌，通过对那些剝夺他們自由的势力的揭露——这也就是说，对他們那些在政治、社会和經濟方面的重大敌人的揭露。

只有这种非常深刻的了解才能促进两个友好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誼，使他們为达到共同的目的和理想而紧密地团結起来，一致努力，在通向未来的航程上，并肩站在航舰的船头。

其次，通过各种进行創造性劳动的艺术家們和他們最真实的艺术表現，是加强人民之间友誼的重要途径。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作者，正因为能够通过我的剧本轉达古巴人民要向中国人民所說的話而感到驕傲。我为我要向中国人民作这种轉达而感到荣幸，因为古巴人民此刻正高举着拉丁美洲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旗帜。我感到驕傲，也因为我的剧本表現了古巴人民斗争的萌芽，同时也宣告了古巴人民斗争的现状。我的剧本有幸被譯

成中文发表，就成了古巴人民远隔重洋拥护中国人民的革命的桥梁。一个剧作家再也不会感到比这个更大的光荣了。

现在，让我们看看《甘蔗田》这个古巴剧本会告诉中国人民些什么。《甘蔗田》说明了一九五九年古巴解放前的各方面的情况。古巴，一个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正在进行反对当时侵入古巴阻碍了古巴的自由和进步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古巴度过了馬查多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三年帝国主义独裁统治的黑夜。帝国主义的調解如一场恶梦似地过去了。随着这种調解出现了一系列可恶的临时措施。而其中之一就是巴蒂斯塔第一次组成的“立宪政府”。以后根据“立宪原则”，格劳·圣馬丁当选为总统。通过这次选举，古巴人民要求改善生活的愿望更加明朗化了。但是圣馬丁政府没有给人民自由，反而对人民发动了极为残暴的迫害，其矛头针对着古巴人民最有代表性的组织——工会。对甘蔗种植工人领袖赫苏斯·梅南德斯阴险卑鄙的謀害就是这次大迫害的产物之一。工会运动分裂了，古巴工人联合会不再是工人自己的组织，而成为古巴卖国政府为了向帝国主义投降借以镇压本国工人的机构。一九四八年新的“选举”之后，普里尔·苏加拉斯当选为总统。他是个更加卑鄙的帝国主义走狗，同时还是个贼，是个吸毒鬼、流氓和酒鬼。

这位“立宪总统”继续了由圣馬丁开始的迫害手段，

并变本加厉地发展到更为毒辣的地步。各工会領袖要由政府劳工部指定，借口是要把共产党人从“工会”中赶走，使“工会”摆脱“赤色帝国主义”的把持。这样就导致了把古巴出卖給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卑鄙齷齪的投降行为。被剝削的农民群众，土地惨遭沒收，流亡他乡。“死季”（甘蔗工人在收获季后所面临的七个月的失业）降临到农民和工人的头上，迫使他们經受可怕的饥荒。这时工人和农民除了团结起来反对现状之外，沒有其他的路可走了。《甘蔗田》所表現的时代是：人民的力量被分裂了，除了人民社会党之外沒有其他政党起来领导人民；资产階級和小资产階級的政党拒絕团结。所以当巴蒂斯塔再次发动政变实行独裁时，人民沒有作准备。然而在古巴人民的內心，却深深孕育着对自由的渴望。他们努力摆脱独裁专政，努力为反对国内卖国势力和国外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取得最后胜利而团结一致。他们知道甘蔗田終会开遍鮮紅的玫瑰花。

这句话終于成为事实了。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得到胜利，带来了古巴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全国的解放。

《甘蔗田》于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日在古巴哈瓦那“地下剧院”由剧作者本人亲自导演作首次公演，作为对古巴起义軍的献礼。主要演員如下：

馬丽亚·欧菲丽亚·狄亚斯

法烏斯托·蒙特罗

霍尔赫·普里厄托

特特·維尔加拉

尤弟·馬勒罗

卡尔默莉娜·娃恩德拉

奈斯脫尔·摩利娜

阿尔汉梯娜·厄斯特維斯

阿里斯梯德斯·佛尔南德斯

馬里阿諾·卡斯特罗

巴格·阿尔丰索

在演出六十場后，一天晚上，古巴起义軍領袖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同志也来到剧院观剧。他对該剧評价非常高，創造了各种条件使該剧能在島国各地巡迴上演，告訴人們古巴人民在解放前所經歷的一切，也告訴人們今后决不能让历史重演。在古巴各大小城市和偏僻的角落，每天晚上都有許多热情的观众看这个話剧。观众深深地为剧中的历史事实所感动。

同时，在巡迴演出的过程中，剧团为古巴起义軍捐募了捐款。

在古巴土地改革委員會的倡議下，这个剧本正在古巴所有的制糖工場为糖业工人和农民演出。到目前为止，上演場次已超过五百場了。

我希望这个剧本会告訴中国兄弟人民，古巴人民在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期过着怎样的生活，告诉中国人民他们是如何找到能够粉碎加在他们头上的枷锁的道路，以及古巴人民的团结如何为所有拉丁美洲人民树立起永远把美国佬从自己国土上赶走的榜样。

我们为《甘蔗田》这个剧本有了中文译本而感到荣幸。为此，我们感谢中国的戏剧工作者，他们以切身的经验教导了我们找到通向更美好的正义的世界的道路。

巴格·阿尔丰索

(孙大荣译)

## 人 物

索列塔德——費科的妻子。

瓦列丽亚——菲里佩的妻子。

弗蘿丽达

列格拉

胡斯地娜——呼安·夸巴斯的未婚妻。

索丽达——費科的女儿。

呼安·夸巴斯

費科

菲里佩

奇波霍

尼可——費科的儿子。

路卡斯老爷

貝尼托·薩尔嘎多

乡村警备队员甲、乙、丙、丁

## 地 点

古巴——甘蔗庄园中

## 时 間

現代(一九五〇至一九五八年, 革命胜利以前)

## 第 一 幕

**布 景：**这是一个种植甘蔗的庄园。舞台后部是浓密的甘蔗丛，甘蔗一直长到舞台前部，把舞台分割为二，左右各有一座茅屋。

右边，在舞台的前方，是一座破破烂烂的用棕榈叶盖的茅屋。茅屋的后墙上有一个窗子和一扇小门，门外是一条小路。屋子的左墙上另有一扇门，比后面那扇低一些，但却宽一些。这扇门外，沿着甘蔗丛是一条小路，甘蔗一直挤到门口，使人透不过气来。在屋里，右边放着一张旧双人铁床，床头挂着一幅圣母象。差不多就在屋子的正中央，放着一把褪了颜色的、不稳当的、但还勉强可以坐人的摇椅，下身瘫痪了的菲里佩天天就坐在这把椅子上。墙上挂着些图片和照片。屋里另外还有一些旧的柜子之类的家俱。在后面窗旁有一张桌子和三四个凳子，还有一个很旧很髒的作饭的炉灶。在左边门旁有一张用粗木头钉制的旧床。

田里的甘蔗已经长得很高，一直长到茅屋的门前。在左边门外的甘蔗长得特别浓密。舞台的左一半是一个小山坡，山坡上是另一座茅屋。

左边这座茅屋的门和窗都朝后边开，屋里一贫如洗，家俱都非常破旧。右边摆了一张双人床，左边和后边各有一

張小床。有一个角落是作飯的地方，墙上也有一些图片和照片。（以演員的左右为标准）

时 間：黄昏。

幕 启：菲里佩和瓦列丽亚在右边的茅屋中。瓦列丽亚正预备出門。菲里佩坐在床边他那张搖椅里。在另一座茅屋中，索列塔德正在忙着操持家务，女儿索丽达在帮助她。

正当瓦列丽亚要走出門的时候，一直仔细地观察着她的菲里佩很吃力地轉过身来。

菲里佩 （悻悻地）你又要走？

瓦列丽亚 （轉向他）对了，我要去散散步，透口气儿，凉快凉快，我悶得慌。

菲里佩 天天都是这一套！

瓦列丽亚 你要我怎么样？要我在这儿守着你？

菲里佩 那当然，这儿是你的家嘛。

瓦列丽亚 这算是个什么家！……白天除了干活就是干活，到了晚上真把人膩味死了，你癱在那儿，我連个鬼也看不见，就只能干守着你。以往你没病的时候是个什么样！那会儿你溫柔体贴，勁头儿十足，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总是盼着老不天亮！

菲里佩 那又怎么着？現在你就受不了啦？真不成話！我不会一辈子老这样，捆着我腿的这根绳子总有一天会断的。

瓦列丽亚 但愿如此，我还巴不得你能早好了呢，可是眼